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三編

林慶彰主編

第19冊

韓愈與宋學

——以北宋文道觀爲討論核心（下）

張瑞麟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下）／張瑞麟 著

—初版—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目 4+21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三編；第 19 冊）

ISBN：978-986-254-803-5（精裝）

1.（唐）韓愈 2.學術思想 3.宋代文學 4.文學評論

030.8

101002170

ISBN-978-986-254-803-5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三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254-803-5

韓愈與宋學——以北宋文道觀為討論核心（下）

作 者 張瑞麟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3 月

定 價 十三編 26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韓愈與宋學
——以北宋文道觀爲討論核心（下）

張瑞麟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1
二、文獻回顧與評述	9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13
第二章 師道與友道：韓愈到宋學的思維開展	21
一、以師道重契儒學	24
二、以友道輔成師道	35
三、學術對話：爲己之學的努力	56
四、小 結	58
第三章 從主體性論韓愈之文道觀	59
一、修辭與明道並存的思維	61
二、對韓愈「文」「道」關係之衡定	63
三、韓愈對「文」之界定	75
四、韓愈於「道」之視野	95
五、小 結	107
第四章 印本文化與韓集傳行	109
第一節 宋代的印本文化	110
一、「精」的文化特質	112
二、形之於眞宗而成之於仁宗	122
三、小 結	144
第二節 北宋韓集的刊刻傳播與其影響	145
一、韓集在北宋的雕印與傳播	146

二、學術與雕印之間	153
三、韓集刊印的價值與意義	162
四、小 結	164
第五章 初期宋學與韓學詮釋	165
第一節 初期宋學之「尊韓」及其蘊含的問題	165
一、兩種思維的角度	167
二、韓愈地位的變化	173
三、駁雜的視野	187
四、小 結	191
第二節 元和風尚：初期宋學的思維脈絡	191
一、初期宋學的思維脈絡	193
二、「元和風尚」之內涵及其蘊含的意義	200
三、小 結	210

下 冊

第六章 從文道觀看歐陽脩對韓學之開展及其思維內涵	211
第一節 非韓以尊韓：歐陽脩對於韓愈文道觀之開展	211
一、歐陽脩對於韓愈文道觀之詮釋與批判	213
二、仁宗時期有關韓愈文道觀之詮釋	227
三、韓、李並稱所蘊含之意義	241
四、小 結	247
第二節 道純文粹：論歐陽脩的文學思維	248
一、詩文革新與太學體	249
二、歐陽脩的文學思維	262
三、小 結	280
第七章 從文道觀看王安石對韓學之詮釋及其思維內涵	283
第一節 直取韓心：王安石對韓愈文道觀的理解與轉化	284
一、王安石對於韓愈的態度	285
二、王安石對於韓愈學術之關注的面向	291
三、意義的展開方式：以心求心	299
四、小 結	301
第二節 精理成文：論王安石的文道觀	302
一、「文」成於「理」	303

二、王安石面對的時代課題	307
三、「道」在「精理」	311
四、與蘇軾及二程的對話	320
五、小 結	323
第八章 從文道觀看蘇軾對韓學之詮釋及其思維 內涵	325
第一節 奇險蕩佚：蘇軾對韓愈文道觀的理解與 轉化	326
一、蘇軾眼中的韓愈	327
二、關於韓愈之「文」的理解	330
三、關於韓愈之「道」的理解	334
四、小 結	337
第二節 文理自然：論蘇軾的文道觀	338
一、「斯文」與「一家之言」	339
二、「文理自然」的文道觀	343
三、與王安石及二程的對話	358
四、小 結	361
第九章 從文道觀看二程對韓學之詮釋及其思維 內涵	363
第一節 親切近理：二程對於韓愈文道觀的理解 與批判	364
一、二程眼中的韓愈	365
二、「近理」：二程對於韓愈之「道」的解讀	368
三、「親切」：二程對於韓愈之「文」的評價	373
四、小 結	374
第二節 攝文歸理：論二程的文道觀	375
一、關於二程的文學思維	376
二、「道」的意蘊	381
三、「文」的呈現	385
四、與王安石及蘇軾的對話	399
五、小 結	390
第十章 結 論	393
一、承韓的思維與宋學的發展	393
二、議題的延伸與關懷的面向	398
參考書目	401
附錄一：宋代帝王年表	417
附錄二：北宋論韓重要人物資料彙編	419

第六章 從文道觀看歐陽脩對韓學之開展及其思維內涵

就價值的內涵來說，它可以是客觀的永恆存在，但是具體而論，要展現真實的意義，仍是必須憑藉「人」的詮釋、理解與實踐來完成。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註1〕正清楚地指出了價值意義的彰顯關鍵在於詮釋者是否展現了主導權。

在前一章節裡，已經看到了初期宋學雖然蘊含了以「元和風尚」為核心的思維脈絡，但是在與儒學精神尚且存有扞格的情形下，不論是稽古的思維內涵，或是關於韓愈學術的詮釋，都顯示出契會上的不足。究其原因，即是未能承繼韓愈所開啓之契會於儒學的主體精神。承此之後，范仲淹與歐陽脩等人躍上宋代學術的舞台。毫無疑義，不論是在政治上，或者在學術上，都展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一面。然而，要如何適切詮釋此中變化所蘊含的意義呢？

以下嘗試聚焦於歐陽脩的身上並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討論，首先將針對歐陽脩與韓愈在文道觀上呈現的關係與蘊含的意義進行論述，其次將回到歐陽脩本身的學術來進行論述。希望藉由此兩面向的討論，不僅能更加貼切的詮釋出韓愈與宋儒間的意義連結，並且開啓一個理解歐陽脩學術價值的角度。

第一節 非韓以尊韓：歐陽脩對於韓愈文道觀之開展

韓愈的學術，在宋代時期得到儒者的推崇，歐陽脩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註1〕程樹德：《論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0月），頁1116。

這是眾所皆知的事。然而，在仔細探究歐陽脩如何倡行韓愈的學術時，似乎其間相扣的環節就產生了些許的鬆動，不僅在韓詩方面如龔鵬程所言在北宋仍有爭論〔註2〕，錢鍾書所云：「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歐陽永叔尊之為文宗，石徂徠列之於道統。」〔註3〕文、道分途倡導，歐陽脩的影響又萎縮了，則韓愈學術的盛行，似非歐陽脩一己之力所可成就。如何解釋這樣的差距呢？還是因歐陽脩的學術光環造成誇大詮釋的結果？楊國安在宋代韓學研究中指出，歐陽脩對於韓愈的態度是有所轉變的，而引導回尊韓思維的人是石介。〔註4〕此外，一般論述兩者之間的關係，亦多傾向於講述古文寫作上的連繫性，並且強調歐陽脩在文辭上選擇了自然平易的呈現，實亦弱化了歐陽脩在韓愈學術推行上的價值。〔註5〕但是，本文認為歐陽脩對於韓愈學術的推行是深具價值的，惟受限於詮釋的視野，尤其是「文」、「道」兩分的思維角度，讓其間存在的意義產生滑落了。〔註6〕是故本文將以文道觀為核心，除了呈現歐陽脩對於韓愈學術的詮釋面貌外，企圖抉發出其中蘊含的特殊意義。

在討論的進行裡，對於宋代的學術環境是有必要進行關注的。因為雕版印刷的盛行，讓學術的生態有了劇烈的改變，學術的豐富資源，使儒者有了相近的學養，尤其傳播的效力，讓觀點更能迅速的普及與交換，儒者間的對話於焉形成。因此，論述中將從對話的角度，檢視歐陽脩與同時期儒者的觀

〔註2〕龔鵬程：〈從杜甫、韓愈到宋詩的形成〉，《唐代思潮》（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1年6月），頁653～679。

〔註3〕錢鍾書：《談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1月），頁187。

〔註4〕楊國安：《宋代韓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5月），頁29～37。

〔註5〕王水照在〈歐陽脩散文創作的發展道路〉中指出：歐陽脩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在反對西崑體的流弊，又吸取宋初以來古文家寫作失敗的經驗，才建立起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風格。文見《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第1期，頁277～278。何寄澎亦在「歐陽脩成功古文運動的因素」中，指出一個與創作緊密相關的是「塑造簡雅平淡的風格」，亦是以平易扭轉怪奇文風為關鍵。文見氏著《北宋的古文運動》（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8月），頁203～207。

〔註6〕何澤恆在論述歐陽脩學術時也納入了與韓愈關係的討論，只是在看到了古文與儒學的關係外，由於以心性之學作為評價的基礎，因此即無法彰顯韓愈與歐陽脩的意義。文參氏著《歐陽修之經史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80年6月），頁25～35。

點有何異同？蘊含何種意義？

此外，本文將擷取一個在歐陽脩對於韓愈學術詮釋中極具意義的議題進行討論，以呈顯歐陽脩之詮釋的思維特質。

一、歐陽脩對於韓愈文道觀之詮釋與批判

韓愈的學術原具有一個整體性的思維內涵，是基於學以有得於聖人之道所形成之能自樹立的主體性思維來進行建構的，然而在其學術面貌的呈現上，僅是透過所關注之時代課題的論述，具體展現了諸多的思維面向，因與政治社會間存在之緊密相關性而具有強烈的實踐性質，其成果與價值自然受到矚目，但是這些面向雖與韓愈的學術精神存在相關性，其實尚存有一間之隔，如果將視野局限於此，則所謂尊崇，僅能是追隨、執守與模仿，而無法真有承繼與開拓的價值意義。

宋初以來對於韓愈的關注，實質上就顯示出了一個一直圍繞於外在學術面向上之片面理解的現象，從觸及的議題與涉及的層面，包括了傳道的思維、關佛的主張與古文的寫作，可以清楚看到都只是呈現出偏向於「守」之承襲性的想法，當然其間蘊含漸進式之尋求突破的思維傾向〔註7〕，但並未真有透入之理解，因此即使曾經形成了以韓為尊的文學風尚〔註8〕，不僅有如曇花之一現，亦未能開顯出新的意義。直到仁宗時期，儒者始有所見，一方面契接了韓愈的學術精神與思維內涵，一方面透過具體的實踐，將其價值與意義作了進一步的開展與推廣。此間，最顯著而卓越的實踐者，要屬歐陽脩了。

韓愈之所以在宋代學術上形成巨大的影響力，歐陽脩當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來進行理解，包括：價值的抉發、意

〔註7〕雖然說宋初學術走向到真宗時期產生了變化，不過西崑體實質上不僅並未阻斷韓愈學術取向的發展，作為文風主盟的楊億更展現出與古道相通的「元和之風」，如曾鞏：《隆平集》卷13云：「真宗常謂王旦億詞學無比，後學多所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文章有正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頁133。以下引書以《四庫》簡稱之）宋祁亦云：「億工文章，采擷閭肆，彙類古今，氣象魁然，如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為之師。」（《石少師行狀》，《全宋文》第13冊，頁64）是以其間存在著一個連續性的學術發展脈絡。

〔註8〕由王禹偁所作〈答鄭褒書〉一文中，可見時風以文章如韓柳為榮譽的情形。詳見《全宋文》第4冊，頁355～356。

義的闡釋與創作的實踐。以下詳述之。

（一）價值的抉發：注入「道」的思維

就價值的抉發來說，對於韓愈學術的肯定，歐陽脩並非有宋之第一人，從柳開一直到穆修，實代有其人，甚至期間更曾形成「以韓為譽」的風潮，然而若將學術呈現之一顯一隱視為一個區段，則歐陽脩對於韓愈學術的肯定，實已進入到了另一個區段。歐陽脩在〈記舊本韓文後〉一文中指出：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註9〕

由於楊億主盟之西崑體的盛行，韓文因而不受到學者的青睞，致使文集有被棄置而脫落無次序的情形，不過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依據歐陽脩在《六一詩話》中所云：

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西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註10〕

文中所述領域雖是在詩，不過從受西崑體影響的程度來看，唐賢諸詩集「廢而不行」的情形，與韓文之「未嘗有道」，實無分別。不道與不行所揭示之全面性的排擠現象，意味著個別學術的生存與發展將受到傷害，一方面具體呈現在作品的保存上，另一方面則是在意義的理解與詮釋上。前者，從歐陽脩對於《昌黎集》之補綴與校定工作上尋求異本、善本的艱辛，可見一斑，雖然柳開時已面臨到文字舛謬的問題，但這可能僅是古代作品在流傳時客觀上難以避免因戰火襲擊與典籍維護所造成之散佚，與學術排擠下的廢棄沖擊了傳播的效力並不相同。後者，透過由「行」轉為「不行」、「道」變成「不道」的現象，不難想像其間主導學者接受的價值思維，必然產生了變化，由是而言，對於韓愈學術的詮釋與評價也將隨之改觀。根據王若虛（從之，

〔註9〕歐陽脩：〈記舊本韓文後〉，《歐陽脩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1月），頁1056。

〔註10〕歐陽脩：《六一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1月），頁266。

1174~1243) 所述：

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子語，而近見《傳獻簡嘉話》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嗚呼！爲詩而不取老杜，爲文而不取韓柳，其識見可知也。〔註11〕

《傳獻簡嘉話》乃記錄傅堯俞（1024~1091）之言行的作品，以其親接晏殊來說，所述應可採信。〔註12〕此段文字旨在表述王若虛對於楊億的評價，可說是運用了由唐而宋長期以來對於韓文杜詩之價值貞定的成果，依此是彼非的方式進行了抑揚，是否恰當可再商榷，惟藉此可以理解到楊億對於杜甫（子美，712~770）與韓愈的看法。楊億視杜甫爲村夫子，而尤不喜韓柳文，先不論其中所存內涵之曲折，純就以其處於韓、杜學術價值貞定的過程而言，相對於前此主文之王禹偁，依其所云：「誰憐所好還同我，韓柳文章李杜詩。」〔註13〕意含對於韓、杜的推許，兩相比較，褒貶之情迥然不同。顯見在楊億所主西崑體的視野下，有關學術價值評斷的思維基礎已有了轉變，而這正深深的影響及韓愈學術價值的理解與詮釋。也就是因爲存在著這樣的跡象，作爲西崑體的強烈批判者，石介即云：

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目盲，不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有他。〔註14〕

依據「道始於伏羲氏，而成終於孔子。」與「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註15〕的說法，在石介的觀念裡，排斥明道的韓愈就等同於否定了孔子一系的價值思維。因此，基於楊億不喜韓愈的跡象，石介擴大

〔註11〕王若虛：《滄南集》卷37，《四庫》第1190冊，頁461。

〔註12〕趙希弁：《郡齋讀書志》後志卷2（《四庫》第674冊，頁396）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頁209。都有進行此作品的說明。

〔註13〕王禹偁：《贈朱巖》，《小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9月），頁153。

〔註14〕石介：〈怪說中〉，《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7月），頁62。

〔註15〕石介：〈尊韓〉，《徂徠石先生文集》，頁79。

詮釋，將兩者對立起來視為水火不容、思維迥異的兩個學術走向。當然，石介對於楊億的認知與批判是存在著爭議性的，不僅范仲淹、歐陽脩、田況（元均，約 1003～1061）、宋祁、蘇軾等人仍顯示對楊億的推崇，所謂目盲耳聾之說，實乃片面、過激之言，於理更是難通，不過在這裡確實讓人得以見到有關韓愈學術認知與接受的一個曲折變化。從穆修鬻書一事，或即充分呈現此變化之具體樣貌，試觀《宋名臣言行錄》所記：

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古文，伯長始為之倡。（註 16）

由於宋初以來崇文重儒的傾向，加上科舉方面仕途廣開，使得典籍的需求更甚以往，而雕版印刷術的日漸成熟正解決了這個問題。宋人對於雕版印刷術之運用的效力是有充分的認知，除了得以實現著書立言以傳不朽的固有思維，如徐鉉（註 17）外，伴隨主文、行道的意識，已普遍將之視為理念推行的利器，如張詠（註 18），而西崑體的盛行更是顯著。由是而言，穆修刻印韓柳集雖然具有經濟層面的考量，但意欲藉以倡行韓柳文，應是沒有疑義的，惟在楊億主盟之西崑體的影響下，學者從事於聲律之學，古文是個陌生而未知的領域，是以雖面對「讀一篇，不失一句」之閱讀韓柳文上的簡單考驗，亦顯得困難重重，因此也就有了集本「終年不售」的情形存在，此學於是時真可謂乃寂寞之道。然而，當重回到西崑體的本原，細究楊億的思維內涵時，將可發現其間實蘊含與韓愈學術相通、相容的質素，換言之，從健全韓愈學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這一個時期的轉趨沈寂，或可視為是對韓愈學術認知的一個洗鍊的過程，一個得以再次開展而具有之思維的廓清。是以，當歐陽脩躍上韓愈學術發展的舞台，其所寓含的意義，乃是基於對穆修與楊億兩方視

（註 16）朱熹：《宋名臣言行錄》前集卷 10，《四庫》第 449 冊，頁 115。魏泰有近似記述，見《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12 月），頁 30～31。

（註 17）如胡克順將徐鉉文章編輯、摹印以廣流傳。見宋真宗：〈胡克順進徐騎省文集表批答〉，《全宋文》第 6 冊，頁 717。

（註 18）張詠推崇薛侯以治世為本，詩作「隨事刺美，直在其中；放言既奇，亦在言外。」的表現，是以「授鬻書者雕印行用」。詳見所作〈許昌詩集序〉，《全宋文》第 3 冊，頁 430。

域之融攝，從而進一步展現個體有得之嶄新視角。歐陽脩云：

凡昔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註19〕

又云：

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註20〕

在歐陽脩的視域裡，有關韓愈學術價值的貞定，是值得令人關注的，因為其中所顯示的思維取向，不再僅是專注於「文」的層面，而是同時納入了「道」的內涵，甚至於在「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註21〕的思維底下，「道」更是位居於樞紐的地位。將此思維對應於韓愈的主張，包括「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註22〕與「修其辭以明其道」〔註23〕的說法，若合符節，顯示了歐陽脩的推尊乃立基於對韓愈學術的透徹理解。有關於此，蘇軾就有適切的闡釋，試觀〈六一居士集敘〉一文中所述：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註24〕

一般被學者視為與歐陽脩同樣是文學家的蘇軾，依據兩人具有師從關係與相知友善的角度來說，有關歐陽脩學術的評述應是中的之言。「歐陽子，今之韓

〔註19〕歐陽脩：〈讀李翱文〉，《歐陽脩全集》，頁1050。

〔註20〕歐陽脩：〈記舊本韓文後〉，《歐陽脩全集》，頁1057。

〔註21〕歐陽脩：〈答吳充秀才書〉：「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見《歐陽脩全集》，頁664。

〔註22〕韓愈：〈答尉遲生書〉，《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頁145。

〔註23〕韓愈：〈爭臣論〉，《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13。

〔註24〕蘇軾：〈六一居士集敘〉，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7月），頁316。

愈也。」一語可以說不僅道盡了歐陽脩的學術走向與精神內涵，更讓人清楚看到歐陽脩與韓愈間的緊密關係。然而，對於這一段文字的理解與關注，容易使人停留在印象式之印證上的解讀，即作為佐證與凸顯歐陽脩與韓愈在文學寫作上，或更精確的說是古文創作上的相承關係，但若仔細的分析，將會發現不止如是，蘇軾實質上揭示了更多的意涵，而這些意涵對於兩人學術的理解與詮釋，顯得極為重要。從整個論述的脈絡來說，「斯文」有愧，具體的指出了歐陽脩所面對的課題，而「長育成就」以有多士，即是揭示歐陽脩學術在化解課題上所呈現之具體成效，顯而易見，「斯文」可以說就是關鍵之所在，如是，似乎正說明了歐陽脩的文學成就，然而「斯文」若不僅限於文學的框架，則其中意蘊將不再如此單純。依據蘇軾所指出之「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的實踐途徑來看，則足以長育成就多士的「斯文」，就不僅是單純的屬於文學層面的問題而已。救時行道與犯顏納說是對應於學術有得之具體實踐，也可以說是檢驗個人學術價值的行為依據，而「通經學古」實是歐陽脩導正論卑氣弱的關鍵作為。是以，「通經學古」可以說是學者欲及於歐陽脩之所學與所言的實踐方式，然而依據蘇軾的認知，其中有個核心的價值思維，那是一個不易有得的思維內涵，一個出於孔子而有得於孟子與韓愈的大「道」，它讓歐陽脩之所學與所言顯得不同且卓越。是以，透過蘇軾的揭示，令人清楚看到了「道」在歐陽脩變革「斯文」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這意味著在詮釋歐陽脩之「文」的內涵時，對其「道」之關注是必須要有相等、對應的作為。

綜上所述，可以說在歐陽脩的學術裡存在著一個清晰思維脈絡，一個源自於對韓愈學術的理解，這包括了其言「深厚而雄博」之屬於「文」與其義「浩然無涯」之屬於「道」的兩面性，在志先定而後學成有得的情形下，不僅完善自身的學術思維體系，透過視野的轉變，也使韓愈學術的價值與精神重新綻放。

（二）彰顯主體之闡釋

在歐陽脩的論述裡，觸及到韓愈的篇章極多，其中雖不乏因喜愛而欲如其行徑，從而伴隨言事而進行了引述的作法〔註 25〕，然多元而深入，不落

〔註 25〕如〈唐韓退之題名〉一文有云：「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試也。」（《歐陽脩全集》，頁 2270）與〈上范司諫書〉（《歐陽脩全集》，頁 974）一文引韓愈〈爭臣論〉皆是。

窠臼的詮釋與批判，仍將韓愈學術的「異代價值」作了充分的展現。剖析這些論述的面向，大體上皆可歸諸於「文」與「道」，以下即將梳理所得分別呈現。

1. 「文」之純粹

以韓愈之「文」而言，依據「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的評價，歐陽脩已將讚許、推崇之意表露無遺。這個看法是歐陽脩在嘉祐三年（1058）時所表述的〔註26〕，從天聖學韓至此，幾近三十年的涵養，可說當是學成有得後自信不移的定見了。依此，令人深感好奇的問題是：歐陽脩何以如此推崇？所見價值又是如何？有關於此，根據歐陽脩的陳述，其云：「其言深厚而雄博」，這雖是對於韓文的第一印象，但此後在意義的抉發上，實是順此而加以拓展的。試觀其相關論述：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註27〕

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註28〕

自天聖以來，古學漸盛，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註29〕

「古」代表的是一個在「三代」所形成之理想世界的意象，宋初以來稽古為學的思維就一直存在著，然而要到天聖以後，歐陽脩視野下所認可的「古學」始漸昌盛，而此「古學」正與「韓文」之內蘊有著共同的趨向。在歐陽脩的思維裡，「韓文」是能「復於古」的呈現，是足以與「三王之盛」、「三代之隆」的「政理」相互輝映的「文章」，其呈現的特質即是能展現「純粹」的價值與精神。所謂的「純粹」，雖然歐陽脩用以稱述「文章」的整體呈現，實

〔註26〕李之亮將之繫於嘉祐三年，而劉真倫以為歐陽脩的〈書後〉有兩版本，一是至和二年對呂夏卿所作，另一篇則為晚年的修訂作品，詳見《韓愈集宋元傳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6月），頁248。不過從文章內容來說，如「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與「凡三十年間」，似不甚契合，未知是歐陽脩行文的关系，或是尚存考究空間。

〔註27〕歐陽脩：〈蘇氏文集序〉，《歐陽脩全集》，頁614。

〔註28〕歐陽脩：〈唐元次山銘〉，《歐陽脩全集》，頁2261～2262。

〔註29〕歐陽脩：〈唐田弘正家廟碑〉，《歐陽脩全集》，頁2270。

質上則包含了兩個面向：個人價值精神所內蘊於作品中之思維的醇正，以及文章呈現上對應之語辭修飾的精粹。即是因為具有這樣深廣的意蘊，「文章」在歐陽脩的思維裡，應當關注的就不僅僅是言詞雕刻之形式上的問題而已，如〈與樂秀才第一書〉一文中所云：

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為華，張其言以為大。〔註30〕

巧其詞與張其言，就是停留在語言文字上操作的思考，因為缺乏了得以純粹的工夫——深講篤信，所以是不足取之「文」的呈現。有關深講篤信的意義，因涉及「道」的討論，容後再述。擷取這樣的看法，將之對應於韓愈的追求——其心之「純」而至於其辭之「粹」〔註31〕，深為契合，顯示了歐陽脩對於韓愈的學術內涵具有透徹的體悟，而此正是順著深厚雄博的先期認知，經過深入的抉發而有所見。在形成這樣的體認之後，歐陽脩也實際運用於作品的品鑑上，如：

予友梅聖俞……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註32〕

蓋詩者，樂之苗裔歟！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註33〕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註34〕

以上皆是透過「純粹」的概念進行了文章的品鑑，其中較為殊異者，乃同時

〔註30〕歐陽脩：〈與樂秀才第一書〉，《歐陽脩全集》，頁1024。

〔註31〕韓愈論文舉如在〈答尉遲生書〉中云「心醇而氣和」（《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45）；〈答李翊書〉云：「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韓昌黎文集校注》，頁170）；而〈讀荀〉云：「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韓昌黎文集校注》，頁37）

〔註32〕歐陽脩：〈梅聖俞詩集序〉，《歐陽脩全集》，頁612。

〔註33〕歐陽脩：〈書梅聖俞稿後〉，《歐陽脩全集》，頁1048～1049。

〔註34〕歐陽脩：〈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荀子〉，《歐陽脩全集》，頁1707。